最易感的叶子

□董改正

中国古人的心是安静的,他们能听得见上苍轻微的叹息,听得见宇宙高远处,秒针嗒嗒的轻响,能感知最热处稍纵即逝的凉,和最冷时白驹过隙的暖。在夏至的炎热里,他们说此时"阴气生而阳气始衰";在冬至最寒冷的季候里,他们感知到了"一阳生"。他们说"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或是"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袅袅兮秋风,洞庭兮木叶下","落"的是哪片易感的叶子?"下"的是哪种动情的叶子?秋季里,最易感的是哪种叶子?

汉语语境里,最敏感的树种无疑是梧桐。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梧桐更兼细雨。辘轳金井梧桐晚,几树惊秋。梧桐遮蔽,所以庭院深深深几许。梧桐树,乡愁树,时光暗流,惊见凋敝,风过处,哗哗生凉,秋了?秋了。岁成既熟,万物升至极高点,便施以西风,施以摇落,摇落谷穗,摇落桐叶,以使谷落未种,叶落归根,身体或心灵的漂泊者来到回归的西风里。以使树林萧肃,田野平旷,天高云淡,使仰望或俯首的人,心里都充满憬悟和感恩的泪水。月夜里,黄昏中,那飘飘袅袅的桐叶,那负手登临或站在窗后的多情人,他们互感秋意。

在宋时,立秋这天,宫内会把盆栽的梧桐移入殿内,上至太后皇帝、朝廷大员,下至宫女太监,都在屏息等待"立秋"时辰的到来。时辰到了,是一阵不易察觉的风,或是一丝掠过皮肤的凉?秋来了。太史官高声奏道:"秋——来——了——"那声音袅袅如盘旋的紫燕,穿过大殿金碧辉煌的雕镂,越过描金点漆的檐角,碰响檐下的铃铛,直向远方,向江湖之远,向烟波浩渺,向丛林大泽,向市井人寰。音未落,盆内的桐叶应声而落,一片、两片,第三片将落未落……

或曰,应秋之叶当是楸叶。楸,秋天之木也。"唐时立秋日,京师卖楸叶,妇女、儿童剪花戴之,取秋意也。"在宋代,立秋之日,男女也都戴楸叶,以应时序。对于楸的命名,李时珍的解释是:"楸叶大而早脱,故谓之楸。"意为能最早感知秋意的树。入秋既深,楸叶落尽,而枝干排列有序、垂条如丝,古人谓之"楸线",也是落尽繁华后的静美。可是,关于楸叶与秋意的诗意关联,诗书画里,未留多少遗墨。

或曰,当是银杏。在背景枯黄或江南草未凋的剩绿中,一树金黄,其华贵更胜过红枫似火,胜过天之蓝云之白。银杏之秋意浓,是金色黄昏的高调奢华,是管风琴的大调抒情,是华美的音乐剧,是英雄出将入相,是红颜修成诰命,是鼎正沸,是火正红,是俗世的完满。正是十分喜悦,无有半点忧伤,如此热闹人生,岂可听见那悠悠叶落?怎能感触那微微薄凉?

或曰应是枫叶。霜叶红于二月花,枫林晚时,丹霞一片,有寂寞,也有风舞叶片的绚烂,这是小阳春的温度。或曰是白杨。"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可白杨不限于秋日发此悲声,即使夏日清晨或空调开放而窗帘紧闭的正午,若有风至,便发声萧萧,惹人心酸。白杨只是悲观的诗人,它的生命里永是秋天。

还有人说是法国梧桐。法国梧桐在西欧的园林或街道旁,一到秋天,风过哗哗,落叶遍地,令人震惊其落叶之静美。看过几幅摄影作品: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一个小女孩跟着她的妈妈,手持一大把枫叶,走在落满法国梧桐的大道上;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对情侣撑着红伞,坐在落满法国梧桐的公园长椅上,萧疏处,蓝天隐隐……秋意浓,秋意深,东方、西方的应秋之叶,竟是同为梧桐。

可有人笑了。他走在秋风里,一片秋叶悠悠落下,一缕微凉拂过皮肤,心下有难言之喜乐。他为此且喜且悲,他在秋天里走远,他平静微笑,他应该坐下来,写一封长长的信,告诉我,其实每一个不麻木的心灵,都有自己的知秋木叶,何用你絮叨说来?语气是微笑的。

浇 地

□武国珍

刚收完麦子就下来一场透雨,乡亲们赶快趁墒把大豆、玉米等秋庄稼种上。可是种上了,苗也出了,多日不下雨了,地里庄稼苗开始旱了。不能眼看着出得整整齐齐的庄稼苗就这样给旱死,浇吧。于是,准备好浇地的家伙,排管、接线、下水泵,一切准备就绪,一按电钮,水便哗哗流进几近干涸的庄稼地。喝足水的庄稼苗慢慢支棱起绿油油的嫩叶,调皮地抖抖身体,再冲你摆摆手,高兴得不得了。

很早的时候,在中原大地乃至其他广大农村,农民种地是靠天收的。只是有那离水源近的小地块眼看旱得不行了才用水桶挑点水好赖泼泼,或者在地边沟里挖一个能见水的深坑,给庄稼灌点水先保住它们的命再说。在我的记忆里,最早可以称得上浇地的是20世纪70年代才有的水车。隐约记得那水车是传送带的形式,一格一格的,每一格都有一个盛水的小水槽,牲口拉着带齿轮的装置,齿轮带动传送带转动。那时农村田地里的机井是那种用砖砌成的大口径的,每个地块最多有两口这样的机井也就不错的了。下井的时候每个小水槽口朝下,而出水的时候装满水的水槽就自然口朝上,水槽出井后就自动翻转将水倒进水渠里,再顺着水渠流进田地里。由于水车走得慢再加之水槽往上升时摇晃不定,到出井口时有的水槽里的水就只剩不到一半了,所以真正倒进水渠里的水不是很多,这样一天下来也就浇不了多少田地。

后来农村有了以柴油机和电机为动力的浇地设备。由于柴油机是那种被一些工厂淘汰下来的老机器,所以每次发动它得要两个人以上同时用力摇动摇把,甚至有时候还得有人手持火把放在柴油机的进气口才能发动着。柴油机的一头连着一台同样是老式的水泵,水泵与柴油机由一段宽宽的、长长的皮带连接。柴油机带动水泵,抽出的水流进水渠里再排进庄稼地里。电动机那时俗称马达,是以电为动力带动水泵。由于那时电力资源欠发达,尤其是农村经常动不动就停电,一停电马达就趴窝,所以很少使用。

再说说水渠,就是人工修建的用于排水的渠道,形状仿佛一条条静卧的巨龙,所以我们给它一个形象的俗称"水龙道"。水龙道分主水龙道和分水龙道,地块小的只有一个主水龙道,地块大的就再修几个分水龙道。水龙道整体要高于地面,这样便与排水。土地分到户后,每一户人家的地边都要修一个田埂,一户一户地挨着浇。轮到浇谁家的地了就在谁家的地头把水龙道一侧扒一个口,由这家出劳力把守。这时候土地是个人承包,所以浇地时就难免有人起私心,比如眼看着水早已漫过了自家的地头却不去封堵扒开的口子,光想多浇一会儿。虽然这时候浇地的设备仍属于集体所有,但浇地所产生的费用得大家出,按照各家地块面积的多少该出多少就出多少。有人这时候提出异议了,说那不自觉的人浇得时间长的,得多出点。

庄稼旱得严重的话浇地得连明彻夜地浇,但毕竟每块地的机井是有限的,所以为了能抢先占住机井,有人干脆晚上就睡在机井旁。不过,如今随着各级政府对农业的进一步重视和不断加大财力、物力的投入,地里的机井不但增多了,而且相关配套设施也逐步完善。如今农田灌溉更加便利、科学、省时省力,再也不用连明彻夜了。

凤凰树 吕超峰 摄

问路脸

□朱辉

那天去医院探望母亲,在室温二十五六摄氏度的病房里坐了一上午。中午离开医院,大街上三十八摄氏度,烈日当头,顿时感到不适。走到地铁站入口,肚子疼了起来,我知道是中暑的一种症状。好在只坐四站,觉得咬咬牙,可以挺过去。

不料刚坐了一站,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翻腾,要拉肚子。好不容易用意志力压住,终于撑到了下车,连忙在地铁站里找厕所。正在焦急关头,眼前冒出来一个女孩,向我打听该从哪个出口出去。

虽然我家就在附近,她说的那个酒店我也知道,但平日里真没留意离哪个出口近。我观察着四通八达的地下通道,或许肚子一阵阵剧痛影响了思考能力,一时间想不出个结果。只得对她说,根据我的判断,直行应该能到那家酒店对面的出口,你走到那儿,再向别人打听……

女孩道了谢,朝着我说的方向走了。她这番问路,害我险些没憋住,拉一裤子。若在几年前,我肯定会根据直觉,想当然地给她指个路,不用费那么多口舌。然而近两年经常有指错路的经历。不久前就有一次,一位老人问某连锁酒店怎么走,我告诉他,在两公里外。后来才知道,其实就在附近,是一家旧酒店重新装修后刚加盟的……

虽然很认真地给人指路,但是因为城市变化太快等原因,常常会指错路。这类经历让我顿悟,以前曾冤枉了不少好心的指路人。前些年经常出差,有时一天问好几次路,得到的指点常常是错的,白走了很多冤枉路,于是便觉得不少地方民风不好,市民欺生、爱戏弄外地人。如今明白了,这是以小人之心度人。如今我经常提醒自己,遇到有人问路,没把握宁可说"不知道",也不要告诉人家一个不准确的路径。

平日里走在街上,我经常会被人问路,大概因为长着传说中的"问路脸"。有时急着去办事,或者遇到要拉肚子这种特殊情况,人家不明就里,问得很详细,内心难免烦躁,但我尽量表现得心平气和。因为深知有幸长了一张"问路脸",是老天的安排,让我作为这座城市的形象代言人。

遥想许多年前,我和妻子去苏州蜜月旅行,下了火车,在公交车站牌前研究乘车路线。这时一位卖地图的小贩走过来,问我们去哪儿。我猜想他可能趁机搭讪卖地图,也可能帮附近旅社拉客。然而虽然我脸色不好,他却很耐心地为我们指了路,而且并没有卖给我们什么,更没有拉客。于是对于那座陌生的城市,我们顿生好感。

长着一张"问路脸",注定此生会有许多一面之缘。尽量将这些一面之缘都变成善缘,不仅是一种个人修行,也是我们"问路脸"群体对于社会的特殊贡献。

投 诉

□姚绍

老吴心意已决,一定要投诉这位送外卖的小哥。

太不靠谱了,竟然超过了预约时间55分钟!如果再晚会儿到,午饭就成晚饭了。

早上起床后老吴就坐下来,打开电脑,写一篇小说。不知不觉,待到完稿时,墙上的挂钟已指向13时25分。

到厨房转了一圈,没找到可以吃的东西。老吴想,就近找一家快餐店,先吃点东西再说。他推开窗往外一看,我的天哪,什么时候下起了雨夹雪。不但听到了滴水声,还看到了雪花在空中乱舞,一片迷茫。马路上水汪汪的,人在匆匆地走,车却在慢慢地爬。忽然,老吴想起了应该叫一份外卖,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了。

这是老吴第一次点外卖。

他打开手机,点开美团外卖的首页,在页面上找到了信赖的商家,点了一份自己喜爱吃的焖面和清汤,然后点击结算,提交订单,确认支付……

一番操作下来。手机屏幕上就出现了一行小字,预约时间:大约20分钟后送到。

老吴想,20分钟,挺快呀,不就是一杯茶一根烟的工夫吗。

老吴沏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茶的热气和着青烟袅袅升起,在屋内蔓延。工作几个小时了,先小憩一下,等待外卖小哥的到来。

平时老吴也经常碰到戴头盔、穿黄马甲的外卖员,大都是一些精明利索的小伙子。他们穿街走巷的,电车骑得玩花一样,让人们觉得他们浑身充满了旺盛的活力。还是年轻人好啊。

喝完一杯茶,吸完一支烟,老吴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间已经超过预约时间20分钟了。饥饿感越来越强,老吴深切体会到了"饥肠辘辘"这个词的含义。他走到窗前向外探望,想看到外卖员的身影。外边仍然是雨雪交加,雪片似乎比刚才的还要大些。老吴足足凝视了几分钟,没看见黄马甲的影子。

再次冲上茶水,又点燃了一支烟,老吴想,这样的雨雪天气,路滑,视线也不好,迟到会儿情有可原。他忽然想起前几天在手机上看到的一件事情,一位女孩子因外卖员超时投诉了那位外卖小哥,两人结下了恩怨,那位小哥几次打电话骚扰并恐吓那位女孩子,说自己被平台罚了200元,一天算是白跑了,要那位女孩子包赔他的损失。当时老吴曾想,外卖员挣的是辛苦钱,起早贪黑的,跑得比兔子还快,真是不容易,晚点也不必太较真。

不论什么事情,等待都是一种煎熬。

老吴不再喝茶吸烟了,专心致志地等待敲门的声音。有几次,老吴清楚地听到门外电梯的铃声响起,一定是外卖到了。但每次开门后门外都是空空无人,老吴真的担心是自己的神经错乱了。第一次点外卖,就遇上了这样不靠谱的人!

无奈,老吴打开手机,与商家联系。那边是个男子的声音,对方说,有这么一单,但早就送出了,怎么还没有收到?对方还是惊讶的语气。

老吴按照平台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外卖小哥的联系电话。老吴开始拨打对方的电话,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电话是打通了,听到的一直是同一句话:"你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这下子老吴是真的生气了!有什么情况你应该说一下,不但不打招呼,竟然连电话也不接,太没素质了!老吴想,这气都气饱了,送来也吃不下了!

老吴再次看墙上的时钟,此时已经超过了预约时间50多分钟了,真是又饿又气。对这样不负责任的外卖员必须投诉,午饭当成了晚饭送,不能让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老吴再次打开手机,找到页面上"评价"两个字,点开,屏幕一闪,上面便出现了"您对骑手满意吗?"下边是一个不满意的哭脸和一个满意的笑脸。老吴正准备点哭脸,门铃突然响起。开门时老吴心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教育他一下,年轻人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要有职业道德。

打开屋门,门口站着一位满身雨雪的外卖小哥,雨衣上的雪片在不停地溶化,雨水明光光地顺着衣服往下流淌。还没等老吴开口,那人掀掉了雨衣的帽子,竟露出一张姣好的女子的面容,看样子三十左右的年纪。这让老吴惊愕不已,满腹的怨气刹那间便烟消云散了。没等老吴开口,只听那女子连声致歉:"老伯,实在对不起,来得太晚了!"一边道歉,那女子竟满眼含泪了。

老吴一时无措,急忙接过饭袋,语无伦次地说:"孩子,外边太冷,进屋暖和一下吧。"

那女子说:"不用了,孩子有病,得去医院看医生。"

这时老吴才发现,女子的怀里露出一个小男孩的脑袋,那孩子转过脸来,用惊恐的大眼睛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老人。

这时,那女子似乎缓过神来,恳切地对老吴说:"大伯,再次向你道歉,来得太晚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迟到,希望您老人家不要投诉。"她停了一下,又说,"孩子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爷爷常年瘫痪在床,我想跑外卖挣点钱补贴家用。孩子是奶奶带着,刚才接单后突然接到孩子奶奶的电话,说孩子发烧了。我又不忍心退单,就回家接了孩子,心想把饭送到后就近去医院给孩子看医生。谁知今天路面太滑了,怕摔着孩子,我是推着车子走来的。太对不起大伯了,请您老人家原谅。"

老吴不知说什么好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缓过神来,他急忙拿起桌子上的一瓶鲜奶,要给孩子。

女子谢绝了,转身离去。

老吴再次站在窗前,目送她走出楼道,消失在茫茫的雨雪之中。

那时候

□杨红卫

那时候,头顶的天空很蓝
田野里飘荡着蒲公英万千
那时候,衣服上的补丁很好看
裤兜里掖着舍不得花的零钱
母亲唠唠叨叨什么事都要管
手拿扫把将光着屁股的孩子追赶

那时候,村口的道路很宽
麦垛旁散落着欢笑声一片
那时候,斜挎着的书包总很乱
课本上涂着不知喜忧的童年
父亲沉默寡言说的话很婉转
抽着烟说今后的路上一定要勇敢

转眼间,那时候成了云烟
多少人挤在急速行驶的时光之船
转眼间,那时候不再让人留恋
多少人紧盯着形形色色卡里的款

时光啊,慢些吧
是否能再聚一场曾经散去的席宴
时光啊,慢些吧
是否能再听一晚父辈促膝的长谈

待到黎明时
和未来约好
不见不散

烟雨神屋

□周新红

夏日的大雨
将钧窑的烟囱模糊
哗啦啦的雨水
淹没了古街的石板路
有风吹来
烟雨诗话了明清老屋
千年古镇
顿如江南水乡
幽深的雨巷里
飘然走出
丁香一样的姑娘
撑着一把油纸伞
在雨中亭亭玉立
透出水灵与妩媚
凝望着朦胧的石寨墙

石拱桥的眸子在烟雨中迷离
大庙门前的石狮昂首不语
望嵩寨雨中矗立
陶瓷官署淋湿了记忆
大水漫了老街
孩子们赤脚走在雨巷
戏水的欢笑声
在雨中荡漾
街头的小饭馆前
酒旗摆动着烟雨
雨滴飘洒在老屋的汉瓦上
敲打出平仄的韵律
和着钧瓷开片的叮咚
让古镇充满了诗意

神垕雨烟
如梦如幻
站在大刘山俯瞰
古镇宛如一条老船
从古街走来的丁香般的姑娘
抱着一件钧瓷
在巷口等你
一起乘上这一条老船